

晓雲秋语

AUTUMN WHISPER OF ROSY DAWN

云竹湖光文集

刘小云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三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晓云秋语 / 刘小云著. -- 太原 : 三晋出版社,
2012.8
(云竹湖光文集)
ISBN 978-7-5457-0606-2

I. ① 晓… II. ① 刘… III. ① 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6187 号

晓云秋语

著 者: 刘小云

责任编辑: 冯 岩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三晋出版社(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56036(综合办)

0351-4922203(印制部)

E-mail: sj@sxpmg.com

网 址: <http://sjs.sxpmg.com>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力新印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10mm 1/16

印 张: 32.5

字 数: 56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7-0606-2

定 价: 85.00 元(全二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

《层林尽染》出版后，我给自己放了假，以后少写点文章，多消遣一些，毕竟夕阳已至。但是，终究没管住自己的思维，竟是想到什么就又写了什么，看到什么也就写了什么。很快又开辟出自己的一方博客，与博友们一来二往的，居然成了每天生活的重要内容。哗啦啦地，居然又写了二十余万字！

博客这种形式确实催人奋进，每发一篇文章，都会接二连三得到一大片点评。这么一互动，我就更来劲了。有人欣赏啊，有人共鸣啊，有人为我击掌啊，甚至太原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还来采访我，播出了《刘阿姨和她的博客》。其实，那时候，也还只是我的博客起步不久，访问量才一万多次。现在又刷新了，访问量已超十余万人次，而且还获得了“元老博主”的荣誉。我天天在鼓舞之中进步，博友是我写作最大的推动力。与我互动的博友，分布在祖国的天南海北，还有几位西半球的华人。

有了博客，不用费尽心思去找载体，最好的载体就在自己手下，因为读者意见反馈最直接、最快速。利用这个平台，我办了几件大事，也就是说，我大体写了几种类型的文章：一是将我早已想写的《凡人小传》一篇篇写出来。一介凡人，如果要出版自己的自传，几乎是不可能的，哪家出版社给你干这种没有任何商机的事情？可是，我写了，就在博客上，从我的出生到退休，五十年的历程，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历史阶段，分阶段写出来。同时代的博友们尤为关注，他们一篇一篇地等着，就像章回小说且听下回分解，催促着我回顾了那么多的影响我一生的大事和成长成熟的点点滴滴。留下来，子孙们会感受到他们的先人是努力的、勤奋的。二是继续写我的亲情文章。我曾出版《情到深处》，看到的人都说这是我的代表作。可是，这种文章是写不尽的，我又写了许多篇，有一些，得到比较强烈的反响。通过我的文章，与我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跃然出现在跳动的文字里，什么时候重温，什么时候都会被自己

感动，被家族的文化感动。同时，我还为父辈们写了几篇篇幅较长的文化散文，比如，为父辈追忆他们的母校——山西省立八中的校史，这个学校培养出了非常多的抗日将士；记叙文化名人皇甫束玉与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左权开花调的由来与影响，这些文章如果我不下功夫写出来，恐怕以后不会再有人挖掘，它的历史价值也就无从谈起了。三是在博客上掀起一个风暴。我用心去采访了我为之献过青春的热土，虽然那里已面目全非，那些当年用脚尖跳出青春旋律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花甲，但那是她们一生最值得回顾的时期。我写了《远未逝去的美丽》，追忆了四十年前临汾纺织厂《白毛女》剧组那些美丽的往事。一石激起千层浪，临纺的旧友们在我的这个平台上哭哭笑笑，感慨万端，大家希望我能为此出个单行本，不但下载我的文章和图片，而且附上那千余条点评，点评中照样能折射出旧友们的才华。四是记叙了我的活动踪迹。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用最快的速度进行了最直接的报道。这些活动，有我私人的，也有文学界、诗词界的，还有友人们的。于是，朋友们说，你就是最尽职的“新闻发言人”。这些活动，都是图文并茂，将其写出留存下来，十分珍贵。五是在博客上偶然间发生了奇迹。一位博友为我牵线，将我与四十三年前的恩人联系起来，让我们姐妹完成了知恩就报的夙愿。我也将我们姐妹专程进京答谢恩人之行写出文章，并从心里为共和国的一代知青深深地祝福。

收入这本书的文章，大体都是博客上发表过的，不少也是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过的。其中一些文章已在博友中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晓云秋语》这个书名是我和中华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山西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时新老师推敲出来的。因为我早已经进入了人生的秋季，秋季是收获的季节，我还在奋笔疾书，我的收获已经注入此书中，还在不断地书写新篇章。就在时新老师的办公室，当场请时新老师挥舞笔墨，为我书写书名，《晓云秋语》也就立时有了生命。

书是自己写的，序也还是自己作更好。希望得到更多博友和读者朋友的支持。

2012年6月于太原



目录 《 》 《 》 contents

亲情篇

自序

陪着父亲走到人生的尽头

父亲的祁县战斗纪事

看济济多士蝉联出，如日向中天

——替父辈追忆抗战前的省立第八中学

老父离尘二十载 诗风诗骨驻人间

父亲在省高院任职八年间

沉默也是一种态度

风雨飘摇日

侯马那两年

特殊葬礼别样情

四十三年后的答谢

回侯马

父爱洒在点滴中

丁亥年清明琐记

庚寅年清明琐记

天堂里的玉兰花

假如爸爸活到今天

父亲诗歌的人民性

难忘公婆



师长篇

我与我的忘年交

老书记，您走好！

青山不老松长翠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访李蓼源先生

夕阳无限好 何惧近黄昏

——记耄耋校长杨国杰

沙滩后街访玉老

收获一片太行情

——左权县采风散记

一生播种未停歇 髦岁寻源活水来

——皇甫束玉文化教育艺术馆开馆

花戏人生枝头俏 翩翩一扇领风骚

——访左权小花戏集大成者、国家一级编导李明珍老师

寻师记

附：得意门生刘小云（刘武祥）

韵味悠长的江边旧事

——赏读梁东先生的《开窗放入大江来》



友情篇

“晋石易悦”何其妙

秋天的聚会

——临汾纺织厂老工友步入社会四十周年相聚龙潭纪实

远未逝去的美丽

一石激起千层浪

宣传部的那些人那些事

“浦东唐镇乡下人”家访记

摘一朵白花送小翼

万象书城里听老张一席“侃”

小聚大收益

亚新，我期待！

马建华的“一桩小事”

赵卫薇的女儿出嫁了

我的牛村小老乡



感慨篇

找到组织的感觉真好

讲讲我的求学故事

感受“厚道”

退休那天

“刘阿姨的博客”

蕾怡博客，我钟爱的田园

愉快的最后一班车

康乐！康乐！

后记



亲情篇

陪着父亲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父亲有哮喘的毛病，那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打仗时，常睡青纱帐，晚间，人们都卷旱烟抽，既能驱寒、驱虫、提神，甚至还能避免蛇的靠近。抽的是劣质烟，有时还抽芝麻叶和榆树叶晒过烤干炒熟的烟叶，卷吧卷吧，大家同享。

哮喘后来就发展为肺气肿，父亲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戒烟戒酒，但不可避免地又发展为肺心病。再加上消化不好，营养上不去，体质就更弱了。

八十年代初期开始，他经常要住医院。作为子女，我们就得在安排好工作和孩子的同时，到医院去陪侍他。从那个时候起，父亲与我们就有了很多的话题，可能是他觉得我们也该成熟了，可以理解他，或是能够与他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了。尤其在他满腹情怀念旧时，我们能跟随他的思绪。

他有时会想起家乡，几十年都没有回去过。1982年8月，他到长治，汽车在蜿蜒的大山里盘旋，路过榆社，他眼前一亮，写出了绝句：“结伴同行到太行，浊漳河畔话沧桑。沿途村舍皆关注，榆社原来是故乡。”在榆社午休时，县委帮他找来一些旧友，他一高兴，又吟一首诗：“傍午留餐榆社城，闻音来访旧时朋。滔滔不尽家乡话，共勉山区诸事兴。”从长治回来，途径祁县时，他情不自禁再吟一首诗：“榆黄进入白晋还，山川飞复旧容颜。当年战迹依稀是，仍在昌源伏水湾。”

在太行山上走了一圈后，他写了《思乡曲》：“因病因忙不还乡，梦里萦绕柳岸旁。但盼老年多健在，尤思同辈共安康。传言生产诸多好，鼓舞心情喜欲



作者与父亲

狂。待得闲余回去看，挨门欢笑话沧桑。”但是，他真的是回不去了，只好在病床上为家乡风景素描：“面对南岗独秀松，二郎朝日映山红。空王高峻连天峙，居住花明柳暗中。”

他真的太想念家乡了。在山医二院住院时，一位榆社干部孙国祥也因病住进了这所医院，专门到干部病房来拜访他，而且每天去向他求教诗词写作。他委托这位年轻的干部到我们村里去看看他诗中写到的那棵松还在不在。

在医院里，父亲给我讲述过他和我母亲为何是青梅竹马，又如何华年结发。有时候，他怕我理解错了，还再三告诉我，是你死去的母亲。有一个寒风摇窗的夜晚，我和父亲在医院里各捧一本书看，我看的是我上电视大学的课本，而他看的则是一本夹着干支梅的《千家诗》。

夹梅之页，正是古人王琪之诗《梅》：“不受尘埃半点侵，竹篱茅舍自甘心。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父亲在后两句还用红笔画圈。我拿过

书来浏览此诗，才知道这首诗说的是林和靖隐居孤山梅岭，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独享其清幽隐逸之趣。我倏然悟道，父名峰，母名梅，而大姐名鹤。我向父亲笑笑，意在你当初给大姐取名，是否取意于此？父亲不置可否，由此我觉得母亲非常淡泊清心。一会儿，父亲起身倒墨，我赶紧铺纸递笔。只见他刷刷书写了几条：“相顾无言，唯有千行泪。”“梅姐爱吾情最深。”后来，我们都放下了手中的书，他给我讲了他们之间琴瑟和谐的恩爱往事，他说，这一切都是他在岁暮之时才洞晓其分量的。

1985年元旦后，我又陪父亲住进了医院。那天我不知道为什么能对父亲说那样的话，让父亲老泪纵横。我说，人家当闺女的，大年初二都回娘家，可我们没妈了，也就没娘家了，啥时候能回娘家团团圆圆过个年哪？我这话刺伤了父亲。尽管他这些年既当爸又当妈，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忽视了我们的情感需要，或者说，因他的身体原因，招架不了我们上下两代人。父亲哭了，我也哭了。父亲说，今年过年，你们都回家，爸爸和你们一起过，咱们三世同堂一起过大年。但不要在初一初二，那两天，老同志们都要来拜年，不要凑一块儿。

初五那天，我们在并的姐弟四家十余口人，全部回家。其实，父亲那天体力真的不支，下不了楼，只好在楼上卧室陷在一只沙发里，间歇地喘着气。我们是一家家被叫到楼上的，父亲时而亲亲这个，时而摸摸那个，哪个都是他的心头肉，对哪个都有一番寄语，他给孙辈们发了压岁钱。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特后悔为什么要对父亲讲了那番话，让他那样竭尽全力地弥补自己对孩子们的歉疚。

初五过后，父亲坚持不下去了，还得回到医院。而这一次，他似乎知道自己回不来了，把他从楼上抬下来时，他在客厅停留片刻，深情地回眸自己的家。

在医院用药后，好像控制了病情的发展，有情绪跟我们笑谈了。有一天，我去看望他，告诉他《火花》杂志编辑跟我谈了，想调我到《火花》杂志。父亲的脸上放出了光彩，他说，爸爸钟爱文学，但没搞成文学，如今你要能调过去，了却爸爸的一桩心愿啊。那天父亲写了一首诗，全诗我忘记了，第一句是“两世追求一世争”，意思是两代人都喜欢文学，但只有一代得到这个机会了。父亲是从不为孩子们的工作向熟人开口的，但这次他跟马烽同志讲了，我也为此高兴。但没两天，父亲又告诉我，你还是搞业余吧，那种专业单位，文人相轻，你没有跟人家较劲的能力。



那一段时间，我准备补考逻辑，电大就要毕业了，我的逻辑课硬是不及格。父亲已经临近生命的终结，还一再关心我的逻辑课。他让我把逻辑课本带到医院，从前到后翻翻，又无力地将书铺在他的胸脯上。他给我讲推理，讲三段论，让我掌握几个原理，说这样就要灵活一些。如此，我顺利过关。

3月下旬了，中国兵工记协的几位同志来到太原，准备开一个会议，我到医院去跟父亲讲了这些情况。他说，一两天你把客人们安排好，还是要来趟医院。我真的不知道父亲心里是如何想的，第三天傍晚，也就是3月26日吃过晚饭后，我匆忙赶到医院。父亲问我，客人们是否住下了。那天他的精神特别好，特别想说话，可是我觉得很孤寂，医院长长的走廊上只忽闪着几只微弱无力的灯，窗外的楼群和街道影绰虚无，缀在夜幕上的星稀落深邃，我总感觉到亲人们把我和父亲抛在这清冷的沙漠上，上不接天下不连地。

那天夜里，父亲总把手伸出来，想握住我的手。我的两只手握着他的手，轻轻地伏在他的身边，轻声细语对父亲说：“爸爸，您在想什么？”

父亲说：“爸爸一生作诗数百首，最珍爱的就是《悼亡妻》，我想念给你妈听听，可是她原来听不到，大概是两个世界的人，同心不同语。我觉得，这回，你妈妈应该能听到了。”

这首诗是我念下来的，念的过程中，几次被父亲打断。他一会儿说，你看，那不是你妈？就在那只床上，在绣花，绣一支干支梅！我刚对他说，您这是幻觉，我妈哪能来到这里？过一会儿，他又说，你妈就在那只床上。那只床是我们陪侍他时休息的床，可他硬说我妈就在那只床上。我有点害怕了，我觉得怕是父亲最后的时刻来到了。他又说，你妈也看着我了，她说辛苦我了，又当爸爸又当妈，带大了儿女们。不对，是我连累了她，不然她怎么会……梅姐，这回你总该听到这首诗了吧，我们都是泉下之人了。

我念啊念，终于念完了，父亲真的不做声了。太静了，静得我身上一阵发冷。过一会儿，父亲对我说，你把灯打开呀！我说，爸爸，开着灯呢，亮亮的。父亲说，不对了，我的眼睛怎么什么都看不见？我一边问他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一边找大夫。父亲说，打仗的时候发生过眼睛突然看不见的情况，那是心里急，过一会儿就好了。我安慰他，那咱一会儿就会好的，您别急。其实，我心急如焚，我真的怕极了。我盼着天亮，天亮了，这一切会过去的。大夫来了，查查

眼底，说是视神经受到压迫了。他们知道，回天乏力了，告诉我，做准备吧。

可是，父亲又睁开了眼睛，他看到我了，他又要说话了。大夫们默默走开了，告诉我随时叫他们。

父亲让我打点热乎水，他想洗洗脸。我想到了母亲去世时，是父亲为她洗脸擦足。他们都是清清白白、心地纯净之人，也将干干净净、清清爽爽还原。此刻，父亲全然没有死亡前的恐惧和无奈，安详的脸上分明告诉我，生是偶然，死却必然。何况，他将去寻久别的妻。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把你妈接回来，我们回太行。

这就是生我之父嘱我最后之言。

凌晨6点30分，父亲安详地走了。

父亲走后，我写过一篇散文《送魂曲》，被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制作成配乐散文。每当我借着天上的繁星，倾听我自己的文章时，心中也常常被震撼。很多年了，想念父亲时，我就捧着录音机反复感受我与父亲诀别时的那种缓缓的节奏，此情绵绵无绝期呀！

作于2010年7月



父亲的祁县战斗纪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的父亲曾于1940年到1943年出任过中共祁县县委副书记、祁县抗日县政府县长兼独立营营长。我们追溯这段历史的起因是因为父亲在晚年作过25首祁县抗日斗争回忆诗篇，而这些诗篇是在祁县党史办请求他回顾烽火年代浴血奋战的历史时，他选用了诗的表现形式重新展开这一幕壮丽画面的。他逝世后，我们从他的诗篇中找到一些线索，拜访了当时的一些老同志，从报纸上收集到一些怀念文章，与一些老同志进行书信来往，并多次与祁县党史办接触，基本上了解了这段历史之点滴，更深刻地感受到在那场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伟大战争中，父亲是怎样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抛洒在这块土地上，他本身具有的文韬武略又是怎样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来的，从而使得我们对父亲更加崇敬。

诗歌带来的震撼

非常惊叹父亲的记忆，距离当年三四十年后，他居然对他指挥和参加过的战斗历历在目，甚至对每场战斗的时间及地理位置乃至细节都记忆犹新。1977年，父亲回忆到1941年5月的一次战斗，这场战斗是由太行三军区参谋长刘昌义亲自指挥的，父亲率独立营事先准确地摸清了敌情，并参与指挥，在祁县子洪口附近伏击日军，炸毁敌汽车五辆，消灭敌官兵二三十人，获得不少军用物资。待敌人上了附近板山，企图截击我军时，我军已跃出敌人射程，向对面的箭方沿山上从容前进，敌人对我军携带战利品凯旋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却无可奈何。这

天，正值附近郃北村庙会，远近各村来赶庙会的群众，听到这一胜利消息，立刻传遍全县，对群众鼓舞极大。父亲在诗中写道：

虾兵蟹将联轮载，滚滚烟尘北地来。
车进险途入火海，投弹輜重震惊雷。
健儿虎越冲锋烈，穷寇豕奔绝命哀。
板山炮火空悲切，我自高歌得胜回。

战斗场景浮现眼前，敌败我胜振奋人心。1942年，日军在白晋线东观与子洪口两据点间鲁村及祁县城东南下古县村增设两据点，企图扼制我到城附近平川活动，但不久被我独立营相继克服。在克服这两个据点时，都采用了奇袭的战术，使得敌伪措手不及。克服鲁村时，父亲派副营长武克鲁率部队化装成日军，进入据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挂在墙上的枪支全部收缴。当敌军发觉来人不但是日军而是八路时，已成瓮中之鳖。因此，他写下了五言绝句一首：

克鲁克鲁村，智勇一班人。
敌人如梦醒，已经在瓮中。

克服下古县前，独立营侦知敌人每天早晨在村堡墙内的操场上出操。即派一个连的兵力，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凿通堡墙，进入敌操场附近的建筑物中，埋伏下来。天明后，敌人携带武器进入操场。当敌人集中枪支做徒手操时，我军闪电般突入场内，将敌人枪支全部收缴，同时把敌人团团包围起来，所有操练的敌人都乖乖举起手来求饶，作了俘虏。父亲写七言绝句一首：

星夜穿垣入古城，张罗捕捉到天明。
敌伪操练全无用，顷刻都成俘虏兵。

1941年初春，父亲率独立营及北梁村群众到白晋线南团柏至子洪段破击，战斗场面惊险而壮丽。时隔40余年，1982年他写七律一首：

月笼原野夜风号，出击军民斗志高。
围住敌巢三四处，扒开轨道百余条。
电杆历历应声倒，缆线纷纷落地抛。
满载物资回驻地，敌人鸣炮送英豪。

同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父亲与几位干部战士，从平定敌占区活动回来，住到刚上山的第一个山头——太谷县箭方沿村。为防止敌人黎明袭击，他们选择了



山头上原有的一个战壕，轮流放哨，监视敌情。父亲虽是领导，但也同大家一样轮放了一班哨。情景宛然，他于1983年写下了绝句：

夜半归来箭方沿，战壕相枕小休眠。

我同战士轮放哨，防敌包围欲曙天。

当年冬，父亲同抗大六分校的学员及太行三分区宣传队到祁县白晋线附近中梁、天居、北梁等村活动。晚间回到太谷县属叫作蛾儿尖的小山村住宿。在归途中云沉夜暗，雨雪霏霏，山路陡且滑，很难行走。同行百余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坐飞机”（跌跤滑坡）的。到宿营地后，以柴火取暖、烤衣，互指身上泥巴，相顾而笑，其乐融融。他写下绝句一首：

云沉夜暗雨霏霏，路滑山行泥染衣。

篝火照人相顾笑，无人不道“坐飞机”。

父亲还写了一些怀念战友或是描写战友英勇善战的诗歌，这些战友有的在祁县抗战中牺牲，有的则在抗战后与他分别。他写时任祁县三区区长的谷浪同志：

为国忠贞无所畏，善依群众有长城。

传闻谷浪村村有，歼寇无为任纵横。

诗中所指谷浪是位勇敢、机智的“李向阳”式的传奇人物，在祁县平川地区铁路、公路纵横，敌人据点密布，斗争形势险恶的环境中巧妙与敌斗争。敌人恨之入骨，经常悬赏捉拿。越捉，他的活动越活跃，斗争方式越是多样化。我们的父亲逝世后，他曾从安徽蚌埠发来唁电，我们与其曾有书信往来，他仍然幽默诙谐。

父亲还写诗歌怀念与他同壕，在祁县捐躯的郭烈夫、武克鲁、张滔、史唐以及由他指引参加革命于解放战争中牺牲在祁县的我的舅舅杨用中。这些诗虽然是他年迈以后写出来的，读起来仍然让人壮怀激烈。1981年春节前，他在梦战友后醒来吟诗一首：

连天烽火似无情，赤子同仇利断金。

廿世苍黄非梦幻，赢来春晓到天明。

其实，父亲在当年艰苦的环境和紧张的战事中，就已经选择了写诗这一形式，格律诗涵盖内容丰富，他从小有修炼，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诗当时已经成